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我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倩猪
頭象耳驃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

一

地償盜常住錢債也南獄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元中辭入衡
獄瓚隱居上封沙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
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
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

賊泌色不爲動瓚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
曰飯未必日未也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
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
泌感事爲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
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

凝坐畧不以介意使者難其淳正不之迫
回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
篇其辭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
一段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
去未來猶莫箕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

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逢
飯但知嚙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
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
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

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悞若欲度衆
生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真佛真佛不可見
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
是娘生面刲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
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

繢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
見日高乞飯從頭揷將功用功展轉毬蒙
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
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
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

一九

二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
山雲當幙夜月爲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
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
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
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四

卷之三

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

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

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莫主則勿後

卷之三

同林洲海則深異流自利利人在其而
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

陰曰聖人不與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

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時公而發笑也。其失樂然。與其受業

得之而發其山野矣。然口與才，業身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

豈非命世亞聖足以臻此改貞元
一三倫朱子語類卷之二見倫

三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爲也道萬化之理而復

九

三

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

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城至微以

盡性至順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闢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

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

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

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
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
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
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
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

卷九

四

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
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
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
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
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

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
法而不差旁譯萬劫而不違燾載恒沙而
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
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
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

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
始未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弘綱截流
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
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

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者偏無所破

九

五

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

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屑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

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遠復與凡境杳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

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有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陰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

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眉之後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
鑿井坑爲穿有牴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浮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寂

我九

六

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湏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然矣也然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

堯

七

禁教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屢校枯足然矣也然句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

之透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
浮躁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
於是祛鄙滯導蒙懂貽諸他人則吾豈敢
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懲乎
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年歲在析

木之津功畢云爾

卷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成
代宗皇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
作名利牽乎德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
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

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
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
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
故能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密經者
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

如來為菩薩說劫曠遠真偈寂寥文殊
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
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
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
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

常离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
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
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
波羅蜜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
垂寶花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

卷九

八

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衆能通
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
而道自導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
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

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
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
大同神明幽賛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
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乂烝庶思建皇
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
說久祕梵文徒懷鴻瓶未啓遺灰微言不
昧將或起予於是劉賓沙門般若受旨宣
揚光宅沙門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
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
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

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
衆尊之滿宇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
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
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
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

我九

九

所未聞寔為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
法海甚深波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将来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
邡人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
準足有二輪文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

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剏
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
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
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
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

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
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
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
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
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

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卷九

十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徒曰吾朽質

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遇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徒曰吾朽質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

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父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頴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

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彼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頴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奉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主

九

士

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軀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

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大道唯自
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
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
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
著參同契其辭曰竺士大仙心東西密相

付人根有利鉗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
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
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而更相涉不爾
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
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
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
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
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
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

處事存幽蓋合理應箭鋒挂承言須會宗
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
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
莫虛度

贊○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縉茶稅之始

也

享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
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罰賓
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
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

九

十一

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
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
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
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
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

之敬特因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
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
懿音承旨幽贊抃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
懷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
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

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
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
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
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
郢
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為南

我九

上三

康王韋皋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

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遠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弟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

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

交映我佛得之妙曥真覺廓淨塵習寂寥
於萬化之城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
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
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
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

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
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
快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
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
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

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
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
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厯厯齊現故得圓
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
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
我九古

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
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即萬動
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
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
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

四心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聰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

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之

我九

十五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堯佐製其碑曰大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蹟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

贊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座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

覺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禪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堯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

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贊，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領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

及也。故於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

布乃剏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黃音影以滌塵迷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大林精廬，淬法刀然慧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

導其迷流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更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趙公

我九

上

憬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楊公於陵為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庚辰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恠異自巔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騰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住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暑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穎去留之訛訛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句

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
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雜乎履鷁嵐靄生
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烟雨初霽
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躋凌
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

我九

七

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顏於厚面遠
喧卑於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
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
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
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

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
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父住
寺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南嶽雲峯律師法
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
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

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
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儀莫
不震動悼懼如聽擅命由其外者聞大師
之稱道要莫不懷欵忻踴如獲肆宥故時
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凡

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七
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

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
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獄求厥元德
以儀于下惟茲獄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

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
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
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
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
體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

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
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

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

我

大

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
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
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
無不為生而知未始來沒而知未始往也
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

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
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
直渙馬而不積同馬而皆得茲道惟則師
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官遵
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

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不冒
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
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
崩終古其承之
季○雪下一丈○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榮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
濟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以為儀乃以陸為姓氏名
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
絕後嗣得為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

我九

十九

繼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俊陋口吃而辨
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
桑苧翁閨門著書名拜太子文學不就嗜
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
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突間祀之為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冰敲其精榮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

統歎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漸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

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名之伯熊執器而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名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

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

與傳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
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覺惟真
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
妄有而得真空定真若不滅妄即不

卷九

十

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
自在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
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
死慧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走珠慧明定
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遺形如
大圓鏡有應無情通慧至乃明明則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
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
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
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夫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

我

主

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道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瘞機不動寐爾無言覩面相
體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眾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

寂大師真際之塔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

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教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罕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

龜

三

錫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禁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貶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歎誨

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
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
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
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
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錢詩之重皆衆吳鼎

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生之且曰由禮而
不敢讓焉

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
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
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
佛活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
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一十而志不

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
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毘尼
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
籍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徹登壇蒞

卷九

三

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關林莽剗岩懸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敵力不併而薦貨凡南方人願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

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

瑞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斂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直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寐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

懿明陳辭碑刊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添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毘尼微密是諭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

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功庸

以敦如水期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

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

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
嘶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延

我九

高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如帛匪安其躬亦非
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寐縱而不傲在捨
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
嘉則容貌往矣執儀無極其徒追思睿薦
茲石

昌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
涼為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隸壽四十
歲葬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韋皋薨皋初生厥
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媼
抱兒求呪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

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
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
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
群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
氏法嘉州石像初成臯為之記畧曰頭圍

千尺日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
其簡而雅又嘗訓鷗鷗念佛鷗鷗斂以若
金鑄門故事闍維之得舍利臯為之記曰元精
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
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

我九

孟

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
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
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
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谷可觀音
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

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
名載梵經智殊常類音佛身所化常狎而
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
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
或教特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
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
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
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
生無念為真際緣生不妄以為緣起也真
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繙發和雅音

移如笙簧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
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美嗚呼生有辰
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猝爾不擇七日
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
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
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
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
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
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
我九

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
震不仆撝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
方又云得佛惠者必有舍利知其說者固
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閻維之法焚之餘燼
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榮然在

以通聖賢階至化者人端莊軀以嗣帝中
行鳥身而建俠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
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
是用不愧直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
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嘗在東宮

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

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

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釋迦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畧曰至

堯

王

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

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
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

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

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
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

勞形苦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
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
放曠任其去性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
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
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

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
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